

# 钟 声 心 贴 心



北 京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
钟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声  
心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贴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心

(小话剧)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钟    声  
心  贴  心

(小话剧)

\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64开本 1.0625印张 23,000字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册

书号: 10071·88 定价: 0.08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钟 声 ..... | ( 1 ) |
| 心贴心 ..... | (31)  |

# 钟 声

顺义县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 集体创作

**人物：**洪 钟 六十多岁，党支委，简称洪。

满 成 二十三岁，生产队长，简称满。

洪大娘 六十多岁，社员，简称娘。

赵 英 十八岁，赤脚医生，简称英。

二 柱 十九岁，社员，简称柱。

**时间：**春节期间，黎明。

**地点：**京郊农村，洪钟家。

[朝霞似火，地平如镜。远处高压线、扬水站等隐约可见。近处一株大松树巍然屹

立，树上挂着一口大钟。

[洪钟家的堂屋。正面是山墙，墙上挂着毛主席像，下面是一个镜框，里面写着毛主席语录：“**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**”。屋内放桌、凳、火炉、水缸、水桶、炊具等，朴实整洁。

[鸡叫声中幕启：洪大娘上，打开火炉，拿起水瓢舀水。

娘：哟！没水了！（向里屋）满成，满成，该起了！大年初三就亮了缸底！就我们家呀，满成和他爸爸都当干部，整天价忙工作，这刷锅做饭、喂猪养鸡，里里外外一大摊子，就都归我这个“后勤部长”了。

满：（从里屋出来）妈，您又唠叨上了。

娘：做饭还没水呢！

满：回头挑去。（突然想起）哎，奖状呢？

娘：就知道那奖状。不吃饭了？

满：（拿起奖状）大年下忙什么的。多好的奖状

啊，咱亩产八百一的成绩都在这上头呢！  
特别是我，头一年当队长，就得了奖状，  
能不高兴吗！

（欲下）

娘：你干什么去？

满：按镜框。一会儿回来就给您挑水。（下）

娘：又走了！等打钟熟不了饭又该着急了。唉！  
我先打点去！

[提桶欲下，洪钟手提马灯、肩扛冻镐上，  
娘赶忙接过灯。

娘：冷吧？（递过毛巾）瞧你这一脑袋汗哪！

洪：（擦汗）哎，冻的是闲人嘛！

娘：你干什么去了？一宿也没着家！

洪：到二队参观学习。

娘：参观，还这么卖力气？整宿整宿的！

洪：活到老，做到老，学到老嘛！哎，快打钟  
了。熟饭没有？

娘：没水了，还没做呢！

洪：噢，（拿扁担）我挑去。

娘：（一把拽住）不用你。

洪：（夺）哎，没水咋做饭哪？我挑去吧！

娘：你挑你挑，你有那个瘾哪，放着那么大个儿子，非你挑不行！

洪：嘻，谁挑不一样啊！满成还要打钟、派活，没空嘛！

[刚欲挑水桶，一个喷嚏，一阵晕眩，扁担掉地，娘赶忙上前扶他坐下。

娘：你怎么了？感冒了吧！

洪：（站起）没什么，一干活就好了。（拿起扁担）

娘：（一把夺过）你还挑呀！一宿没睡了，快歇会去吧！（推洪进里屋）

洪：（挣脱）你这么推推搡搡的，叫人瞧见多笑话！

娘：笑话什么，今个你非睡不可！

洪：说话就春耕大忙了，我睡不着！



娘：睡不着，你就眯着。

洪：队上增产措施还不落实，我眯不住哇！咱满成呢？

娘：等他回来我叫你，快走吧！（推洪进屋，出来又回头看看，高兴地）真是个闲不住哇！我给他沏碗姜糖水去。（下）

洪：（从里屋出来）庄稼人头疼脑热算个什么，一干活就好了！（挑水桶下）

娘：（端碗上）我说，你趁热把它喝了，发点汗吧，哎？噢！睡着了，好，就是铁人也经不住这么熬哇！

[放下碗，做饭。满拿奖状上。]

满：妈！

娘：（拉住）小声点，你干嘛一说话就跟那打雷似的？

满：咋了？

娘：你爸爸刚睡着！

满：噢！我挑水去！（找桶不见）水桶呢？

娘：水桶？刚还在这呢！（掀帘一看）哎呀！你爸爸挑去了！

满：他咋又挑去了？

娘：谁叫你老不回来！

满：咳！转了一圈也没找着个镜框，可咋挂？  
（拿奖状）您看，这花边多好看！

娘：（看）是挺鲜活的！

满：您看这大字写得多棒！

娘：是挺端正的，写的什么呀？

满：“跨江先锋”！这还不认识？

娘：（戴上眼镜看）什么先锋？

满：跨江先锋，就是过江的意思。

娘：那咋不写过江先锋啊，怪难认的。

满：噢！是大步迈过去的意思。（比划）比方说吧，咱队前年亩产七百六，去年亩产八百一，从江北到江南，“蹭”！一下子过江了。这还不明白？

娘：是啊！头年为了过长江，你们干部带着社

员，没黑带白日的，吃在地里，干在地里。人累瘦了，眼熬红了，叫我看也真不容易啊！

满：也没什么！其实我爸爸比谁都辛苦。

娘：你也差不多嘛！你没听社员们说：“咱队长根红苗正，年轻有为，真闹一气，要不这奖状给咱们！”

满：（有点不满地）不行！您没听我爸爸老说我，差得远呢！

娘：咳，他那是怕你翘尾巴！其实，他嘴上不夸你，心里也得夸你！

满：（自负地）要说是差不多了。头年咱过了长江，今年咱上海南岛，来它个一季上纲要，全年超千斤！

娘：超千斤！行吗？

满：没问题！头年大灾能过江，今年一季就能上纲！咱们超千斤，是干窝拿鱼——没跑！

娘：那可够意思的！

满：（眉飞色舞地）您还没看发奖那天呢，更神了！公社书记在千人大会上大声地说：“向阳一队粮食过江，棉花双百，请队长前来领奖！”我三步两步走到台前，和书记这么一握手，心里蹦蹦直跳，甭提多高兴了！

娘：瞧美的你！

满：您是没去，不信咱试试！（站在凳子上，大声地）“向阳一队粮食过江，棉花双百，请……请我妈前来领奖！”怎么样？够神气吧？（往下一跳）

洪：（挑水上）那么神气，别摔倒啊！

满：（赶忙迎上，接过水挑）嘿嘿……爸爸，您咋又挑水去了？

洪：我挑就省得你挑了嘛！

娘：你呀！真有干活的瘾！

洪：艰苦奋斗嘛！

满：您老是艰苦奋斗，人家该指着脊梁骨说我懒了！

洪：那你就勤快点，多学习学习，把增产措施想周到点。

满：（倒水）队上增产措施差不多了，没问题！

洪：没问题？我看你这差不多的思想就是问题。

（对娘）快做饭吧，该打钟了！

娘：哎！（舀水，进屋取米）

满：打钟？刚初二就打钟？

洪：还初二呀？初三了！

满：（看日历）哎呀！可不是吗。嘻！粮食已经过江，社员们辛苦了一年，让他们多歇几天，过破五再干吧。

洪：那还行？大队布置的，队委会研究的，不能随便改。

满：大队那是建议，咱队情况特殊嘛！

洪：特殊？

满：那可不！第一、头年咱战天斗地不容易；第二、头年咱亩产过了江，第三、头年……

洪：头年头年，咱可不能脸朝后数脚印呀！

满：往前看也行啊。年前咱挖了渠、打了井，粪比头年多，地比头年平，全年亩产超千斤，咱手拿把攥！

洪：有那么大把握？

满：那当然了！咱平地最快！

洪：四队比咱平的细。

满：咱打井最多！

洪：三队机井比咱出水旺。

满：咱送粪最早。

洪：二队比咱积的肥多！

满：您哪能这样比，用人家长处比咱短处，那还行啊！

洪：那你说咋比？用自己长处比人家短处？人家有长处就该学习，取长补短嘛！

满：甭管怎么说，咱们是先进队！（一指奖状）就是比别的队强点。

洪：奖状只能说明过去，可不能说明现在，更不能说明将来。先进队更要带头反骄破满，

继续革命！

满：这我不反对。可大队建议今天出工，我不同意！

洪：这也是队委会决议。

满：我保留意见！

洪：你可以保留意见，但队委会的决议必须执行！

满：爸爸，这个队是听我的，还是听您的？

洪：咱听党的，听毛主席的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咱要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可不能满足现状啊！

满：那今天就出工吧。

洪：（递过钟锤）对！今天是上工第一天，要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！（修镐）

满：（勉强接过钟锤）哎！（下）

[娘上，坐锅、添水、下米。

洪：哎，过来搭把手！

娘：咋弄的？都折了！

洪：昨天晚上在二队送粪，撬大冻块，使劲大了点。

娘：六十多岁的人啦，不比那年轻的时候，可得悠着点儿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！

洪：革命的本钱就要花在革命上，我这身体呀！且干一气哪！（看镐自语）这就好了，且使哪！

娘：哎，我说咱满成头年干得不错，社员们都说他“念书时功课棒，文化大革命是闯将，回村劳动打头阵，当了队长就过江”。有这么个儿子，就别老不知足了！

洪：哎，树要砍，人要管，他还差得远呢！

娘：一个孩子，干得这样就差不离了！

洪：差一点也不行啊！大伙把一个队的担子交给他，咱要老看他是一朵花，把他宠坏了，也对不住大伙的一片心哪！你说他这几天是不是有点骄傲自满哪？

娘：自满？嗯，是有那么点。都要干活了，他



还没谱呢。也怪我没给他提醒。

洪：对，响鼓也要用重锤敲嘛！喂，还不熟饭哪！

娘：性急吃不了煤火饭，这就得。

洪：（进屋拿一凉馍）我先到地里去看看。

娘：哎呀！冰凉的，咋吃呀？

洪：凉点怕什么。（往怀里一揣。拿出小本）对了，二队经验我都写这上了，回头叫满成看看。（扛镐下）

满：（拿钟锤上，挂好）妈！

娘：你咋没打钟啊？

满：大年下的，谁不惦着多歇几天哪，走个亲戚办点事，打钟也不会有人下地。

柱：（跑上）队长！队长！大伙都等着干活呢，咋还不打钟啊！

满：不打了。过破五再说，让社员们多歇两天吧。

柱：什么？人家二队初二就干上了，我有意见！